

译林学论丛书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Ю. Бондарева

YILIN
XUELUN
CONGSHU

邦达列夫 创作论

陈敬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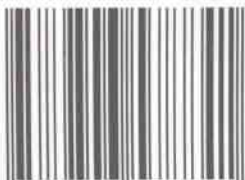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邦达列夫创作论

责任编辑：冯一兵
封面设计：韦枫

ISBN 7-80657-884-6



9 787806 578841 >

ISBN 7-80657-884-6

I·633 定价：15.00元

译林学论丛书

邦达列夫创作论

陈敬咏 著

 译林出版社
VILIN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邦达列夫创作论 / 陈敬咏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12
(译林学论丛书)
ISBN 7-80657-884-6

I. 邦... II. 陈... III. 邦达列夫, Y. W. (1924 ~) - 文学
评论 IV.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921 号

书 名 邦达列夫创作论
作 者 陈敬咏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字 数 164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84-6/I·633
定 价 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白”^①，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如此说。

作家本人身体力行，用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动创作的等身著作，以一片赤诚之心向世人倾诉他的心声。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历练和创作的探索，其人生自白也就日益丰富多彩：从反法西斯斗争中“前线一代”战地生活的体验，到苏联解体前后那些饱经沧桑、敏感领悟人类伤痛的创作界代表人物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人生理想的思考。

多种多样的自白形式随着锲而不舍的探索也在不断变换和创新，但自白的内容和精神却始终不变。这就是以自己的作品捍卫人民、国家、民族的尊严，追求自己的良知、信仰和理想。

尤里·邦达列夫 1924 年 3 月 15 日生于俄罗斯乌拉尔南部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奥尔斯克市。有弟妹各一。母亲克拉夫吉娅·伊奥西弗罗芙娜是位幼儿教师。父亲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积极参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后接受法学教育，成了人民法院的侦察员。因此，邦达列夫一家时常迁居：从南乌拉尔的奥尔斯克迁往中亚一带，只是在 1931 年才从中亚经乌兹别克的塔什干，终于定居在莫斯科。乌拉尔和中亚的山川和草原给幼年的尤里留下难以磨灭的

^① 苏联《文学报》，1973 年 2 月 19 日。

印象。小学生邦达列夫的一篇作文《我是怎样度过夏天的》就写到他与父母在乌拉尔的别拉雅河岸避暑的情景。使少年作者难以忘怀的是乌拉尔的大自然景色：它那古木参天的森林、广阔无垠的草原和时而大浪滔天时而平静如镜而色彩斑斓的河流。

邦达列夫一家迁到莫斯科，住在市内莫斯科河南岸区的新铁匠胡同。尤里·邦达列夫在这个僻静的住区生活了整整十年。质朴的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胡同、矮小而敦实的木屋、椴树树阴下的大庭院、搭在院子里的鸽子窝、骑着自行车的邻居小女孩、胡同空地生动活泼的儿时游戏……这些都是作家邦达列夫对少年家居生活的美好回忆。

许多年以后在接受采访时，作家忆起在莫斯科河南岸家居生活并指出：“现在我觉得，表达这一切的愿望，进行写作的模糊冲动正是发生在此时，在儿童时期，在莫斯科河南岸的胡同里。”^①

由此可见，绝非偶然的是俄罗斯的河流、森林和草原的形象以及莫斯科河南岸区家居生活的回忆和体验不止一次而且富有哲理地再现在邦达列夫的一系列作品中，如长篇小说《寂静》、《岸》、《选择》、《戏》、《诱惑》、《不抵抗》以及《瞬间》中的《四月的一天》、《星辰和地球》、《树林和散文》和《草原》等等。

尤里·邦达列夫就读于莫斯科第516中学。学校俄罗斯语文课教条式的教学法使这位天资聪颖的少年在课堂上兴趣索然，但是，课外他却读了不少俄罗斯和国外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尤其是契诃夫的中篇小说《草原》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给未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影响。在一次谈话中他坦诚地说：“在中学期间契诃夫的《草原》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留给我的印

^① 尤里·邦达列夫：《人心中有一个世界》，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0年，第67页。

象至今难忘。”^①尤里·邦达列夫还在班级里朗读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还参加出版校内手抄文学杂志的工作，老师对其备加赞赏，曾建议他备好一本日记本，随时记下令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秋天，八年级的中学生尤里·邦达列夫和同学们一起到斯摩棱斯克一带挖掘反坦克堑壕。当德寇逼近堑壕的前两天，他同成千上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侥幸地搭上军车返回莫斯科。这时家中已人去楼空——父母连同弟妹先期疏散到了哈萨克斯坦。尤里孑然一身，凭着母亲留下的字条历尽艰辛才与亲人团聚。长篇小说《选择》的主人公瓦西里耶夫和拉姆津对1941年10月的往事的回忆的描写与作者这一段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十分相似。

十七岁的邦达列夫懂得作为长子得为母亲和弟妹尽责，他先到集体农庄当垛麦工。在炎热的草原上垛麦的艰苦劳动可想而知，何况是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后来邦达列夫在《瞬间》中的一篇叫做《公牛》的小品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写。秋收之后尤里又到阿克秋宾州的一个矿区当采煤工。手工采煤何等艰辛，尤里更不会懈怠，因为，推荐他进矿区的正是他那当矿区经理的姨妈格利沙延科。

1942年8月年满十八岁的邦达列夫入伍，进了设在阿克秋宾市的别尔季切夫第二步兵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尉官的学校，但是，由于战事需要，入学不到三个月，即1942年10月，邦达列夫就以军士身份连同一些尉官被派往设在唐波夫市的军事整编营，随后作为第二近卫军编制人员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战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这时法西斯德国由保罗斯将军统领的三十万人马的集群已被

^① 转引自弗·卡罗博夫：《尤里·邦达列夫》，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急忙派出十几个师的兵力由曼·施泰因元帅统率并以戈特上将的装甲集群向斯大林格勒西南方草原挺进，兵抵梅什科瓦一线。苏军马里诺夫斯基第二近卫军在此成功阻击了德军，军士邦达列夫正是在此战役中作为八十二厘米迫击炮班班长首次接受了战火洗礼。长篇小说《热的雪》就是以此战役为背景写成的。

战斗中邦达列夫左腿中弹，被送往后方古比雪夫州的一所军医院里接受治疗，1943年4月初康复出院。就地作为反坦克炮炮长被编入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个预备连。从此开始了新的征途：库尔斯克、第聂伯河、基辅、日托米尔。1943年11月末在解放乌克兰日托米尔市的战役中部队被围，他再次受伤，在基辅州内设在一个村庄的军医院就医。1944年1月出院，又踏上了征途，随军进入乌克兰西部，越过苏、捷、波、罗交界的喀尔巴阡山脉，进军波兰、捷克。1944年底被派回祖国，进入奥伦堡市的契卡洛夫炮兵学校深造。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不久，邦达列夫旧伤复发，年底，准确地说12月31日元旦前夜，以因伤复员的少尉身份回到地方。他是百分之三生还的1922—1924年出生的参战人员中的一个。

1946年头八个月为确定人生道路，尤里·邦达列夫更换了多种选择和工作（驾驶员训练班、航空技术学院预备班），还举棋不定。只是在其好友翻看他的关于战事的一些小说草稿时，认定他就是一个作家，他应该去报考文学院。就这样，邦达列夫成了苏联作家协会所属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他所在讲习班的导师是杰出的抒情散文作家，《金蔷薇》和《面向秋野》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邦达列夫深有感触地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是怎样教书又教人的：“现在看来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没有另外一个能培养出这么多学生的巨匠。他首先发现了多少无名的天才，他使多少人热爱极其繁重的创作劳动！至于名望、金钱、捧场、舞台上的辉煌，

这些正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经常提醒我们大学生注意的：当穿上钉着鞋掌的靴子走在冰面上时，必要的正是那种小心谨慎。”^①

名师出高徒。邦达列夫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几乎门门功课得五分，为此而获得最高级别的奖学金——斯大林奖学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邦达列夫第一个进行答辩。对此邦达列夫的同学，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前线一代”的女作家科茹霍娃在《学院的节日》（《接班人》杂志，1951年第10期）中作了报道：

在当代最伟大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朗诵自己诗歌和整整一代苏维埃诗人学习成长起来的那个拱顶下，正响起今天第一位论文答辩者——散文作者邦达列夫的平稳的声音……邦达列夫以短篇小说集作为论文进行答辩……

“尤里·邦达列夫是个有自己的主题和独特写作风格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的导师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道。

作家斯米尔诺夫也高度评价邦达列夫的创作。

“如果年轻散文作者将坚持不懈地工作下去，他将成为一个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的巨匠。”作家斯米尔诺夫也这样说。

邦达列夫获得优等毕业文凭，同年，即1951年，不用专著，仅凭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成了苏联作协会员。

早在毕业前两年，即1949年，邦达列夫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路上》。从此走上了文坛。

^① 尤里·邦达列夫：《致我的读者》，见《邦达列夫文集》（六卷集），莫斯科文艺作品出版社，1984—1986年，第6卷，第13页。

目 录

引言	1
一 乡情、亲情、友情…… ——邦达列夫的短篇小说	1
二 “一种困难体裁的独特锻炼” ——中篇小说《指挥官的青春》	11
三 战争——这是流汗和流血 ——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	21
四 “前线一代”人的典型形象 ——中篇小说《最后的炮轰》	35
五 没有枪声却不平静的“寂静” ——长篇小说《寂静》	52
六 留下“雷区”的30年代 ——中篇小说《亲戚们》	70
七 雪花被热泪湿热了 ——长篇小说《热的雪》	79

八 蕴含深奥哲理的象征：“岸” ——长篇小说《岸》·····	97
九 不同的人生选择决定不同的人生价值 ——长篇小说《选择》·····	115
十 人生就是一场戏，人人都要演好戏 ——长篇小说《戏》·····	132
十一 当权派的众生相 ——长篇小说《诱惑》·····	150
十二 不抗恶，必遭殃 ——长篇小说《不抵抗》·····	164
十三 驶入死亡区的“巨轮” ——长篇小说《百慕大三角》·····	179
十四 形形色色的人生汇集 ——小品集《瞬间》·····	189
结束语·····	213

一 乡情、亲情、友情……

——邦达列夫的短篇小说^①

1949年,邦达列夫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路上》。这是在文学院三年级时的事。年轻作者对《路上》能在杂志《接班人》上发表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联系长篇小说《岸》中关于主人公尼基金发表处女作后的心情描写,再次可见作家的艺术创作与人生体验是何等紧密,当然它们之间是不能等同的。《岸》中的描写是这样的:“他沉浸在喜悦之中,忘掉了债务,忘掉了他在帕维列茨车站旁租的那间贴着肮脏的糊墙纸的怪不舒适的房间,在炎夏的、花草争妍的大街上,在酷暑当午的杨树阴下走着,他欣喜若狂地看着一张张行人的脸,高兴地想:不,他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现在好像和他本人分开了,不会知道各处报亭里都在出售新出版的一期杂志,里面刊登着他的短篇小说,是他写的,是他在那间糊着已经破损和发黄的糊墙纸的不舒服的房间里,在摇摇晃晃的餐桌旁创作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终于能使得街上的这些人,这些陌生人赞赏、忧愁、惊讶。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发财了,可以还清债务(女房东的房租和膳费),还可以买一套衣服、衬衣,买双皮鞋,还能剩下一些钱以保证能安心工作,以便再次一鸣惊人,使人们倾倒在他那出色的才华前。”

在《接班人》之后,又有一系列杂志开始刊登邦达列夫的作品,

^① 尚无中译本。

如：《十月》、《青年近卫军》、《苏维埃军人》、《星火》等等。截至 50 年代中期，他共发表了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后来汇编成三部集子：《大河上》（1953）、《艰难的夜晚》（1958）和《深夜》（一译《迟暮》，1962）。作家关于最初一批短篇小说曾经回忆说：“战时提笔写作的想法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而从前线回来企望表达某些东西的奇异状态出现了。那时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批短篇小说。”^①

邦达列夫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一问世，就获得评论界的重视，不少报刊及时发表了评论，如发行量巨大的《星火》、《新世界》和《青年共产党人》杂志以及《莫斯科共青团报》等。《星火》评论员关于短篇小说《河》是这样写的：“作者揭示出生活的诗意和美妙”，“看到了自己的主人公并且善于讲述他们”，“善于创造生动的、真实的形象”。《新世界》评论员指出：“《虹》、《一次夜里》和《大河上》（辑入《邦达列夫文集》时改名为《河》）的作者听到被风刮下的苹果是怎么在果园闷声掉下，看到月亮怎么在小河湾里浮动，夜间沉重的雨点怎么在晚霞中闪烁……当作者描写大自然时，这里一切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假如把分散在短篇小说中单个观察出来的现象加以收集并且从朝霞到晚霞一小时一小时地加以排列的话，那么就能得到河流、果园……生活中的完整的画面。尤里·邦达列夫的文学才华显而易见。”但是有些评论褒贬不一。甚至同一部作品却会招来完全相反的评价。如《莫斯科共青团报》否定短篇小说《工程师》：“短篇小说《工程师》实际上是作者带着一种归纳的奢望进行讲述的两个乏味的人之间的争吵史……读者却对小说中发生的一切极其冷漠，因为作品中的事件不是按性格的逻辑，而是按作者的任性而发展的。”《星火》杂志的评价却相反：“邦达列夫望着自己的主人公并且善于向读者讲述他们。我们被瓦莉娅（《工程师》）的命

^① 尤里·邦达列夫：《人心中有一个世界》，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0年，第67页。

运所感动。她的性格——求知的，顽强的……正合我们的心意……漠不关心与她的禀性相悖。”^①出现这种褒贬不一的评价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而言。1984—1986年由莫斯科文艺作品出版社出版的《邦达列夫文集》（六卷集）篇幅不小，共有三千八百九十六页，其中短篇小说部分只有《难以忘怀的》、《深夜》、《利达》、《河》、《宽恕我们吧！》以及《斯克沃罗佐夫》等六篇，仅占八十八页，只是个零头而已。这是由作者从几十篇中审慎选定的。由此可见，邦达列夫本人对自己的早期创作有着清醒、客观的评价。

今天，纵观这位蜚声文坛、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的整个创作而言，他的早期作品不可忽视，这里已显现出邦达列夫创作的特点。从体裁看，这些短篇小说十分多样：从通信报道式、特写随笔式的（如：《熔岩里》、《工程师》）到沉思联想式、抒发情感式的（如：《深夜》、《戏》、《宽恕我们吧！》），应有尽有。从主题看，有写战争的（如：《难以忘怀的》、《进攻》），写伦理道德的（如：《宽恕我们吧！》、《河》），写科技工作的（如：《路上》），写情爱友谊的（如：《深夜》、《幼芽》）等等。从人物看，作者关怀的主要是普通劳动者，如地质工作者、建筑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党的工作者、战士、渔夫、出租车司机等等。多样化是邦达列夫创作的一大特点。此外，一些艺术手法，如独特的场景设置、心理刻画、景物描写、对比反差等等，也都在早期作品中开始运用。

早期作品中直接写战争的不多，只有三篇而已。其中较突出的当推《难以忘怀的》（1948）年。小说写的是第聂伯河岸的一场小战斗。德军在数辆装甲车掩护下强攻炮兵连固守的高地。这已是第五个昼夜了。炮兵连的四门炮仅剩下一门。英勇的炮长巴让诺

^① 各报刊评论的引文均转引自弗·卡罗博夫：《尤里·邦达列夫》，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84年，第45—46页。

夫的第四门炮在连长卡什坦诺夫的指挥和奋不顾身的传令兵谢洛夫的及时联络下,终于击毁了敌人三辆装甲车,守住了阵地,但是传令兵谢洛夫却中弹受伤。小说以连卫生指导员莲娜在第聂伯河岸送别心爱的人谢洛夫而结束。出现在这篇小说中的人物(连长、炮长、通信兵、女卫生指导员),场景(掩蔽所、堑壕、高地、河岸、渡口),作品宣扬的主题思想(保家卫国、战斗友谊、纯洁爱情)和作品所表达的主要冲突(和平、爱情、良心、职责和与人性相对立的战火、死亡、仇恨、背叛的冲突)都与邦达列夫后期的不少以战争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前后呼应。以艰难险峻的环境和条件考验人们的精神品质和道德世界来分清好人和坏人、高尚的人和卑鄙的人,是邦达列夫创作的主旨思想之一,《难以忘怀的》是其发轫。不仅如此,小说的地点局限在连部所在的窑洞、堑壕;人物不多:大尉连长、连卫生指导员莲娜、连长的传令兵谢洛夫、炮长巴让诺夫以及通讯兵、伤员等,不超过十人;故事时间仅一个夜晚。这里也已初步显现出五六十年代邦达列夫等“前线一代”作家的小说中常见的有限的活动地点、短暂的故事时间、为数不多的人物以及围绕中心人物展开事件的“新三一律”。

《深夜》(1948)的主人公是两个孩子,科利亚和米沙。科利亚的母亲是个医生,每天清晨都由斯捷潘大爷赶着雪橇送她到市内医院上班,夜里接回家来。草原上刮了三天暴风雪,科利亚一人在家,同学米沙来陪伴他。作者安排好这样的情景后,浓墨重彩地对两个小主人公的心态加以描写。早已过了夜里八时,暴风雪依然肆虐,却不见人影。米沙“早就急着想回家,因为他向家人请准去科利亚家‘只呆一两分钟’的假,现在早过了时间。但是他既害怕又不好意思离开,虽然他住在近处,只隔几个家门”。大风刮断电线,电灯不亮,收音机也不响,大雪又堆满窗外,篱笆门也碰得砰砰响,科利亚焦急不安,不时望着挂钟,心想母亲不会迷路出事吧,因为去年一个拖拉机手就死在草原上。为解除焦虑,米沙讲起“祖母

的童话”，自己又不时地想着要回家，因为放学后径直来到科利亚家中，现在担心母亲会四处寻找他。

“‘我该回家去……’米沙避开科利亚的目光，愧悔地坐立不安。

“‘听我说，’科利亚说着，甚至从沙发上站起来，‘你走吧，走吧，米沙，怎么啦……我一个人留下。’

“米沙皱起眉头，惊讶地瞧着科利亚，但是后者急忙转过身去，开玩笑地重复说：

“‘走吧，走吧，我不会说你，否则你在家还会受罚挨打。’

“‘是，我本该……’

“然而米沙没有立即离开，他感到不便也不好意思，怎么能让伙伴单独一个人留下呢？最后，他还是穿上大衣，为了壮胆把暖帽压住眼睛，消失在暗处和暴风雪中……”

这样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揭示两个小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他们在期待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不安、焦虑、畏缩、惧怕令人感动。这一切充分说明作者十分熟悉儿童心理以及他对事件本质的深刻了解。

米沙走后，科利亚孤单一人，为了排解忧愁的情绪，沉思起母亲回来的情景。作者借此勾画出一个上班回家后的母亲形象：“她脱下挂满雪花的皮袄，对他微笑，用冰凉的双唇吻他，当然啰，还会说：‘等久了吧？喏，科利亚，我们现在就喝茶歇歇！’她眯起近视眼。洗手洗了好一阵后用毛巾细心地擦干，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气和药品味，她在屋里忙碌并问起他在学校的情况，然后才和他一起坐到桌旁。桌面上的茶壶起劲地啾啾作响。屋里显得既温暖又舒适。”但是这终究是想像，仍然不见母亲的身影，科利亚不止一次走出房门，探个究竟，最后终于等回了母亲。想像中的母亲变成了现实中的母亲，他们坐在桌旁喝茶，母子间有一段对话：

“‘你一直在等我？没去睡吗？’

“‘在等你。米什卡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等待……’

“‘你，我的科利卡，科利卡，’母亲说着并温柔地拨弄着他的头发，‘我得做完手术。怎么也不能提前走开。’

“科利亚想对母亲说，自己决定再也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但是，看到母亲若有所思地瞧着桌面，她的脑袋慢慢地低垂下来，她抖动了一下并愧悔地微笑。

“‘去躺下吧，妈妈，去躺下，’科利亚说着并极不寻常地涌起一股对母亲的恋情，‘你累了！妈妈，是啊，你累了！是吧？’

“母亲吻他并边走边脱衣服，走近床边。

“‘我乘雪橇一路上还想着：大概我的科利亚在睡觉。而你却在等待我！哎哟，你呀，我的科利亚……’她惘然若失地转向他。‘好吧，躺下，儿子，明天还得早起呢。’”

一段简练的对话写出尽心尽责的母亲对儿女的关怀，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儿子对母亲的温情，这种深深的母子情怎么会不打动读者的心呢！

由于情节铺设的独特性使作品乍看起来给人一种一分两段的印象：科利亚和米什卡在一起的前半段主要写两个孩子的真挚友情，米什卡走后的“后半段”则写科利亚和母亲之间的母子深情，这样，在结构上则缺乏浑然一体的完整性。不过，我们不能苛求，因为这还只是文学院大学生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它已足以显示出青年作者难以估量的才华了。

《宽恕我们吧！》(1953)与《深夜》相近，也是写人情的，但不是友情、母子情，而是乡情和师生情。故事很简单：著名的飞机设计师索弗诺夫从克里米亚休养地返回莫斯科，顺路来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草原上的古老城市。故乡的面貌焕然一新。老同学中有的长眠沙场，有的远走他乡。他只见到昔日的数学老师玛丽娅·彼特罗夫娜。与老师会面才发现自己和其他事业有成的同学一样，竟成了饮水忘记打井人的人。他羞愧难当，匆匆离去。回到莫斯